

《我读经济》

梁鹤年

本文发表于《中国投资》2020年8月刊

导读

资本主义把资本从支撑生产变成支配生产、支配经济、支配政治。而作为一个文明现象，全球资本代表有序的自私，也就是有序的掠夺

●我读经济（1）：资本主义

●我读经济（2）：全球资本

我读经济（1）：资本主义

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芝加哥学派龙头，据说是里根总统的“御用经济学家”）曾说，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经济（他用“free market”）。我初听时有点迷惑。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要发明“资本主义”这个词？但很快就明白过来：他是想以大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市场经济”去掩藏大多数人不能接受（如果他们知道真相）的“资本主义”。我要从头说起。

“经济”，在西方，特别是英语世界，是没有“经世济民”的涵义的，是很“现实”的：什么样的经济模式能够最有效率地分配和使用有限的生产要素去满足人类无限的物质追求？

答案：市场经济。

这里有三个概念：

- 1、“生产要素”有三：自然资源（包括土地）、劳动力（体力与脑力）、资本（机器、厂房等实体资本和没有实体的资金）。
- 2、“分配和使用”是指这些生产要素在产品和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同一个产品可以用不同方法生产；每个方法代表一套不同比例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组合，称“生产技术”^①。资本比例高的叫“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以此类推。
- 3、“效率”^②是指生产成本：成本越低代表效率越高，而成本是以生产所用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数量和单价衡量，所以与生产技术是对应的。

说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模式，何解？

市场是指自由竞争。生产者跟生产者怎样去竞争？在产品质量不变的前提下，降低卖价是也。怎样降低卖价？假若利润率不变，要降低卖价就要降低生产成本。假设每个生产者都要用同样单价去买入生产要素，那么生产成本的高低就要看产品和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比例了，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生产技术”。谁选用最能降低生产成本的生产技术就获胜，也即是哪一种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组合比例是最低成本的就被采用。更深层次的演绎是，生产者的竞争是生产技术的竞争；生产技术的竞争其实就是生产要素的竞争，或者可以说是生产要素拥有者（自然资源拥有者、劳动力拥有者、资本拥有者）的竞争。最后的裁判是生产成本。

那么，资本主义是什么？首先，“主义”是意识形态，资本主义就是资本独尊的经济意识形

态。资本是怎样变成独尊的？

18 世纪末到 19 世纪初的英国工业革命要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也同时引发更多的消费），发明了“标准化生产”，因为标准化才便于大量生产，同时也便于机器生产，“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由此而兴。最终，资本支配生产、支配经济，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最需要保护、最值得支持。生产越来越依赖资本的投入，越来越迁就资本的使用效率（典型是要工人迁就机器，而非机器适应工人，赶不上的工人加速淘汰）。产品和生产过程中资本的比重（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越来越高，资本的回报（相对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也越来越高。

回报高自然刺激聚积，这也是资本的特征：自然资源的总量不变，增加它的回报只会改变短期的开发量和使用模式；劳动力的总量是来自总人口，增加劳动力回报要在长期后才会增加人口，短期内只会改变劳动力的分布；资本的总量是无限的，增加它的回报就一定会引发不断创造资本。还有，自然资源不会聚积，有多少就是多少；劳动力不能聚积，今天不劳动就是浪费了今天，明天不可能做两天的劳动；但资本就可以不停地增加，无限地聚积。

同时，资本也越来越集中。通过资本的“资金化”（证券化），资本聚积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更能集中在资本家（包括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手里。经济（资源的分配和使用）必然影响政治（权力的分配和使用）——资本既支配经济，资本家（资本拥有者和管理者）自然也就支配政治。资本主义就成为经济与政治的意识形态。

理论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综合了市场（竞争带来最高生产效率）和资本（资本乃是最强的生产要素），理应产出最优经济成果。可是事实不是这样，因为它有内在矛盾。

资本主义是资本支配经济。三个生产要素唯它独尊，哪来竞争？西方政府不是不见、不知，但资本家已经支配了政治，政府还可以有什么大的作为？小动作，例如“反托拉斯法”倒是煞有介事，但雷声大雨点小。个别企业或会稍被约束，但整个经济是向资本倾斜。可以说，资本主义篡夺了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个自相矛盾的概念（oxymoron）。

我批评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不公平，而是它不效率。理论上，在资本主义下，市场经济所谓的竞争就像在一个不平坦的球场上赛球。“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模式既支配了经济，资本的比重（需求）只升没降，资本的回报自然是有增无减；相对地，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回报就不断下降，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也只会下降。在这个向资本倾斜的球场上比赛（竞争），三个生产要素都不会好好发挥效率——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总是被打败，发挥不出效率；资本永远打赢，不用发挥效率。这样的球赛哪会精彩。这样的经济哪来效率。

有人会说，如果资本主义效率低，那为什么西方社会的物质水平还是这么高？我的第一个回应是，看看代价。贫富不均带来社会撕裂，是劳动力被贬低的代价；不能持续的发展模式带来生态破坏，是自然资源被滥用的代价。我的第二个回应是，做个比较。西方自从 15 世纪末期开发非洲、发现新大陆以来的 500 年，占用了全球约 80% 的自然资源，它的人口是世界的 20%，得出的物质水平有目共睹。中国人口也是世界的 20%，就算它把未被西方占用的自然资源全都拿了也只有全球的 20%。经过了 40 年，得出的经济成果显而易见。如果东、西方的经济效率是一样的，按人口、资源和时间去算，西方的物质水平应高出中国 50 倍。有没有？当然，我们起步晚，所以是学人家的、抄人家的，甚至有说是偷人家的，那么，就打个大大的折扣——5 倍，有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9 年的人均购买力比较（purchasing power parity），中国是 20984 美元，美国是 67426 美元，也就只是 3 倍多些。

有人说，“不用他们的经济模式用什么？要发明一个自己的模式难极了。”但你也得想想：他们用了地球 80% 的资源，如果中国也用他们的一套做法，就需要用 80% 的地球资源，那么，

世界 40%的人口（我们的 20%加他们的 20%，其他人不算了）就要用 160%的地球资源。我相信，造一个新的地球比发明一套中国特色的可持续经济模式会难些吧！

我仿佛已经听到有人大叫，“你说得太简单了！”不错，是简单，但简单不代表错。我完全认同现象是复杂的，但我同时完全相信真相是简单的。资本主义把资本从支撑生产变成支配生产、支配经济、支配政治。资本的唯我独尊扭曲了三个生产要素的合理配搭，使它们都不能发挥最佳效率。第二次真正的“工业”革命已经现身，由“个性化”消费带动。标准化生产模式将成过去，未来会是“精准化”生产。在新的产品和新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将会重新配搭。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以国泰民安为目的，以生态文明为方向，以“大我”与“小我”平衡为原则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会大有作为。

我读经济（2）：全球资本

18 世纪末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开启了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同时也开启了帝国主义下的经济全球化。“一战”中断了好几个帝国（德意志帝国、俄罗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与奥匈帝国）的全球霸主梦；大萧条是全球经济与政治的调整期。“二战”结束，全球霸权落在美国（虽然仍要与苏联分庭抗礼）。这是现代全球化的起点。

1970 年代开始，廉价空运、集装箱海运大大提高了国际竞争。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开始，但很快就转向出口，带动了“产业链”革命性的全球化，加速了全球资金流动。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跨国的经济活动激增，尤其是产业链的全球化；1989 年后，苏联解体，增加了国际间的接触范围和频率；1990 年代，电脑和低价互联网降低了信息和通讯成本，大大推动了资本主义全球化。

资本社会里，人人逐利，表面看来是“失序”，但实际是非常“有序”的，一切由“资本逻辑”支配，分四方面。

1、资本与劳动力。标准化生产下，资本占尽优势，劳动力越来越被边缘化。低技能的被淘汰，高技能的被“招降”，成为资本的一部分，美称“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完全接受资本的调度，为资本服务。自古以来，人类的经济价值是“生产者”；如今，是“消费者”。劳动者的尊严不再，像“商品”般被买、被卖。

2、大资本与小资本。标准化生产带来规模效应，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规模崇拜”：规模大的代表好、强，“越大越好”成为企业条件反射性的追求。小的都想变大，大的想变更大，谁听过大企业想变小？企业怎样变大？合并、吞并。小的非但位低，而且势危。

3、金融经济与实体经济。金融逻辑（靠借、贷赚钱）扭曲经济逻辑（生产与消费）。当产品是供不应求，金融逻辑会推高供给量，从而延长了市场景气的现象；当产品供过于求，金融逻辑会加快生产的崩溃，从而延长市场的不景气。金融市场投机性强，加速了实体经济供求周期的波动频率、加大供求升降的幅度。金融经济根本是漠视实体经济，但崇拜规模的实体经济又不得不依赖无从捉摸的金融经济。

4、资本与国家。国界有“限制性”，有碍资本和人才的全球流动，这种“有违逐利自由”的约束要打破；国界有“排他性”，有碍资本文化和“世界公民”意识全球扩散，这种“有违经济理性”的约束要打破。国际性、全球性的官方和非官方组织越来越多、管的范围越来越大、管的权力也越来越大。全球资本正引导人类走向一个无国界的世界。

资本逻辑指向一个极有“秩序”的世界：劳动人民服从资本拥有者与管理者的调度；财富不

断集中到小撮精英手里；实体经济在金融经济支配下鼓吹消费；国家如果仍未消失，就得为资本服务。在这个世界里，物质高度繁荣，虽然贫富悬殊，但最穷的也有起码生活；资本垄断下的消费经济会创新不断，但大都是为大资本赚钱的声色之娱；爱国是落伍、狭隘，就算不为人耻，也不为人重；生态危机加深，但人人迷信科技会拯救世人；资源短缺严重，但也是科技创新的机遇，而且会带来新的赚钱机会。人性和人际关系继续去向自私、功利，但只要人人赚钱，人人享受，又有什么问题？国家观念日渐式微，但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新陈代谢”。人人做世界公民不是比狭隘的宗教、民族、文化之争好得多？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精英到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都好像迷上了全球资本。它许诺发达国家的精英，如果他们放弃狭隘的国家观念跟着它去赚钱，就可以将全球的财富收入囊中；许诺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如果他们接受发达国家的资本文化，他们会早日成为全球精英俱乐部的高级会员；许诺发达国家的低薪工人，如果他们乖乖服从资本的逻辑就或可以得到它的青睐，在它把持的逐利社会里，有能力、肯努力的都会有出头机会；许诺处身苦境的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他们虽然是它的奴隶，但保证他们有饭吃，而且水涨船高，精英赚大钱奴隶也会多点油水，不做奴隶就恐怕连饭都没得吃，所以不要抱怨、喊冤，更不要革命，不然它绝不留情。

作为一个文明现象，全球资本代表有序的自私，也就是有序的掠夺。最惨的当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人民。我用一条从发展中国家的劳工到发达国家的劳工，到发达国家的经济精英，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精英，再回到发展中国家的劳工的链条来演绎：（一）发展中国家的低薪工人间接补贴了发达国家的低薪工人，使他们能够买到较廉价的消费品，也就是他们可以“忍受”低薪。消费文化使发达国家的低薪工人羡慕和向往精英的奢华；自由经济所宣传的机会均等的神话使他们对资本剥削虽有反感，但没有反抗。（二）发达国家的低薪工人为精英们创造财富，但他们应得的份儿则被精英在廉价消费品的掩护下抽取了。（三）发达国家的精英吸引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去学习他们的赚钱方法和效仿他们的消费模式。（四）发展中国家的精英崇拜发达国家精英在全球精英俱乐部的高级会员地位，拼命模仿和高攀。他们吸纳了发达国家精英的文化，但没有发达国家精英的传统约束（包括宗教意识、社会架构和道德标准，尤其是有关劳资关系），于是就毫无约束地剥削自己国家的劳工，去为自己发财，早日登上全球精英俱乐部的顶级。这就是全球资本体制下劳资之间的“生态链带”。

中国的“一带一路”是神来之笔，涵盖了很多发展中国家。争取各国精英的合作自然重要，但争取各国劳动人民的认可更为重要。在他们眼中，中国断不能是全球资本的掠夺尖兵，而应该是共同发展的合作伙伴。

①生产资源的分配是指每一件产品和它的生产程序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比重。在经济学上，这些比重代表着“生产技术”。

②效率还可包括消费效率，以消费者满足度衡量；消费选择，以选择多寡衡量。这里只谈生产效率。